

六書統溯原十三卷

(元)楊桓撰 元至大元年(一三〇八)江浙行省儒

學刻元明遞修本。框高二十三釐米，寬十六·七釐米。每半葉八行，行小字二十三四字不等，細黑口，左右雙邊。

楊桓(一二三四—一二九九)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今屬山東)人。郡諸生，中統四年(一二六三)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賞賜不受，遷祕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拜監察御史。成宗即位，疏上時務二十一事，帝嘉納。未幾，陞祕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里。大德三年卒，年六十六。事迹詳《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桓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沂原》、《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於世。」《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三經部小學類存目著錄《六書溯源》，謂：「《六書統》備列古文篆籀，此書則專取《說文》所無或附見於重文者錄之。《六書統》所載古文，自憑胸臆，增損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書，皆《說文》不載之字，本無篆體，乃因後世增益之譌

文，為之推原作篆。」可知此書乃楊桓進一步發揮自己所謂的「尤精篆籀」特長，將《說文》所無或重出之字，為之推原，作出古篆，繼續滿足其「援古以變今」，絕「不徇今而變古」的夙願。文字之學與世風政教相聯，已屬穿鑿，再憑臆想，推撰古籀，更加附會。故《四庫》不收，僅著錄於存目。

傳世元刊楊桓《六書統》前有至大元年倪堅所撰序文，稱：「辛泉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敢告序引，以信來世。」可知楊桓所著《六書統》、《六書統溯原》、《書學正韻》三書，已於至大元年（一三〇八）由其子楊守義進聞於朝，並於同年受朝檄攜稿前往江浙行省付梓。《六書統》前還有桓之門生劉泰序，亦稱：「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駝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進一步證實楊氏三書最初刻於江浙行省。

《六書統》卷末鐫有「□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條記一行。「三字前尚殘存半字，這半字是何字，半字之上還有何字，其說不一。《涵芬樓燼餘書錄》

謂：「《愛日精廬藏書志》定為『元統』，《儀顧堂跋》則指為『至正』。然元統祇有二年，且所失第二字尚有微痕，確非『統、正』二字，而為『大』字之殘筆。按倪序撰於至大改元戊申之歲，序稱『楊子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倘既刊成，版印頻數，一二年後，宜有修補。是固可斷為至大三年也。」此考證十分精當，可知《六書統》在至大三年以前已刊版藏事，到至大三年再印時已需對版片進行修補。因而其版本當著錄為「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修本」。然而細審其本印紙，顯係明紙，且版面亦有模糊之處，故其版本又當進一步著錄為「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而《六書統溯原》與《六書統》同時進聞於朝，又同時奉朝檄由楊守義攜往江浙行省儒學付梓，因而其版本亦當著錄為「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另一部此書有清顧廣圻致袁壽階便箋裱於卷前內扉，曰：「壽階吾兄先生閣下：奉到手示並各冊，循覽一過，皆真舊刻本。內《六書統溯原》，乃元槧之至精者。攷核既極精微，收羅尤為宏富。惜不為佞宋主人所見，刻入《士禮居》內，以餉海內說篆家。留案頭十日，遲遲奉繳，愛不釋手耳。此復，即問著安否。弟顧千

里頓首。」顧千里譽此本為「元槧之精者」，尤顯其珍貴。

該本卷末又有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孫尔準手跋，稱：「元楊武子桓著有《六書統》二十卷，別為《六書統溯原》，世罕傳本……向以未得寓目為憾。今忽於故家藏書散出者獲觀是本，亟以善價購之。詳閱楮墨，實是元板無疑。」

此本鈐有「鐵琴銅劍樓」印，知曾為瞿氏舊物。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李致忠）